

边缘部落

千年古风

Qiansha Miao Zhai Ji Shi

—— 岜沙苗寨纪事

撰文 余未人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边缘部落

千年古风

Qian Nian Gu Feng

—— 岜沙苗寨纪事

撰文 余未人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千年古风：岜沙苗寨纪事 / 余未人著；高兵等摄.
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3.11

(边缘部落)

ISBN 7-5434-5190-5

I. 千... II. ①余... ②高... III. 苗族—概况—贵州省 IV. K281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2) 第066650号

丛 书 名	边缘部落
书 名	千年古风—岜沙苗寨纪事
作 者	余未人
责任编辑	刘 辉
装帧设计	张志伟
出版发行	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印 刷	深圳(宝安)新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20×960 1/16
印 张	8.375
印 数	1—5000
版 次	2004 年1月 第1版
印 次	2004 年1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34-5190-5/K·238
定 价	3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



◎目录



第一章》》》 邕沙序曲 | 02

走进邕沙 / 4

古树环抱的村寨 / 12

恪守古俗的人群 / 16



第二章》》》 独特的生活习俗 | 18

男子的头发是这个聚落的神圣标志 / 20

没有经过“补荡”，你永远不会成人 / 28

至今全都穿着百褶裙的女性 / 34

热烈的“闹姑娘”和女性的婚姻生活 / 42

饮酒“三斤不倒” / 50

多彩的节日 / 54



第三章 《》 邕沙人物 | 66

神枪手和他的崇拜者 / 68
备受尊敬的歌师、芦笙师 / 78
独居的邕沙老人们 / 84



第四章 《》 邕沙内外 | 90

学校的困惑 / 92
向往外界的女孩儿滚努拉 / 96
融入邕沙的“客家人” / 106
面对外界，邕沙人的真实想法 / 114



第五章 《》 结束语 | 120

“万物有灵”的邕沙 / 122
附录 邕沙旅游简介 / 128





第一章



岜沙序曲



千年古风——岜沙苗寨纪事



吊脚楼是全木结构，它用杉木板做墙、杉树皮盖顶。位于树阴下的杉树皮屋顶上还覆盖着一层鲜翠欲滴的青苔。那种古朴与宁静，是任你走遍天涯也很难寻觅，更难体味到的。

放眼看去，黛绿、浓绿、淡绿是这山寨的主色，植物仿佛是这山寨的主人；而人呢，那些终年穿着蜡染百褶裙、手绣衣裳的女人和蓄着椎髻(苗语音“后棍”)的男人似乎只是这些植物的点缀。



我对岜沙的兴趣，是缘自它那独特的地名发音，它的“岜”字，要读为一个汉语普通话所没有的发音“biā”。从这个“biā”字里，你能立即领会到它独特、原始和道地的土味儿。不过，这还不是真正岜沙苗语对这个村寨的称呼，苗语把这个寨子称为“方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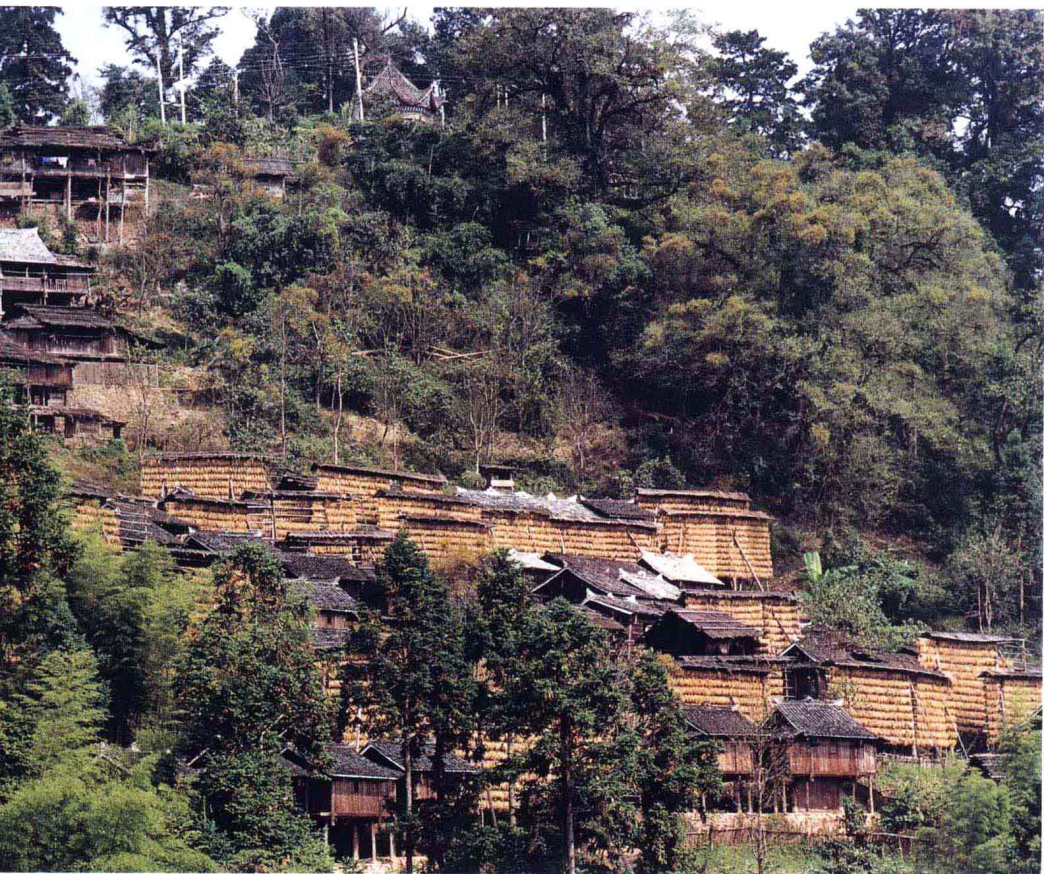
◎ 岜沙秋景 刘学文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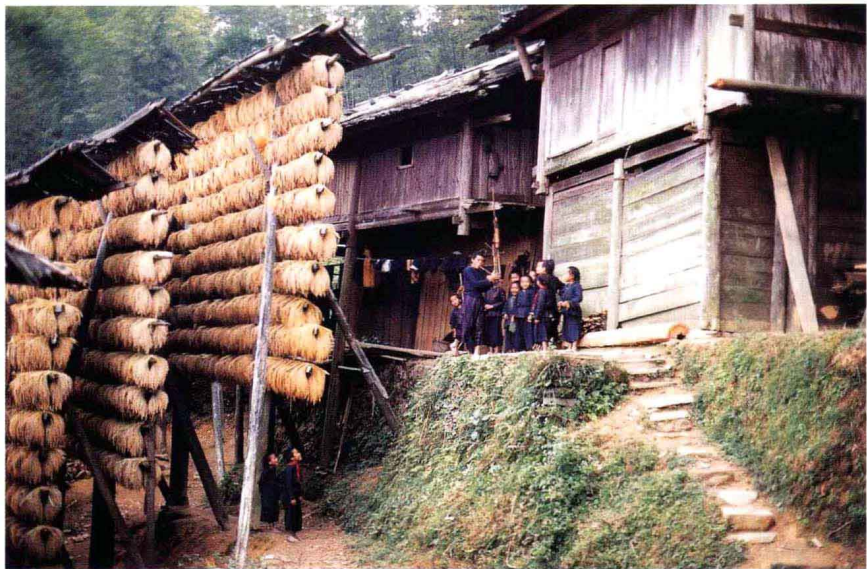
从省城贵阳到岜沙的那四百多公里的山路，经常因对面来车扬起遮天蔽日的沙尘而让汽车没法前行，叫人焦灼难耐。汽车索性熄火等待吧，任漂浮的尘埃喧嚣够了，它终归还原为爽朗和清明。之后映入你眼帘的，是满目青葱的山峦和环山而去的澄澈碧透的都柳江。走到江边，江里的粒粒卵石和卵石间悠游的小鱼儿，都清晰可见。

其实岜沙的地理位置并不闭塞，它距从江县城只有7公里。这条沙尘飞扬的土路是321国道，三十年前就通车了。只是至今那条国道上长年悠悠徜徉着几十只肥鹅，俨然是这里的主人，大愚若智而神气笃定。在它们的记忆里，汽车是当然要让道于斯的。

一位蓄着“后棍”（椎髻）的古稀老汉向我慢慢走来，他瞪大那双猫头鹰一







◎ 岜沙居民与禾晾 刘学文 摄

般的眼睛把我看了半天，用一种汉语夹苗语的话问我：“你是哪国人？”我下意识地检省了一下自己的装束——黑衫灰裤，素面朝天，不仅中国，而且特贵州。我理直气壮地答道：“我是贵阳人。”“啊，懂，懂，中国人，中国人。”后来我反复自省终于意识到让他询问我国籍的原因——在岜沙女子那一头油黑的长发面前，我鬋曲灰黄的短发实在是自惭形秽。“你家在这儿住多久了？”“几十代人了啊……”

岜沙这个苗族的小分支，也是随着他们的先民“九黎”部落在“涿鹿大战”战败后，从东方长途跋涉迁徙过来的。

岜沙是由五个小寨组成的一个山村，两千一百口人。岜沙人的民居大多背靠陡坡，用石块垒出一个小小的、向外延展的屋基，在屋基上盖吊脚楼。吊脚楼是全木结构，它用杉木板做墙、杉树皮盖顶。位于树阴下的杉树皮屋顶上还覆盖着一层鲜翠欲滴的青苔。那种古朴与宁静，是任你走遍天涯也很难寻觅，更难体味到的。

岜沙原始的收割糯谷的方式，造就了寨子里最独特的风景——禾晾。别以为岜沙人耕作粗放，他们收糯谷的工序精细至极。那田里的糯谷不是用镰刀割，而是用一个小巧得如同剃须刀一般的、镶嵌在木架上的刀片，将禾穗一根根地割下，谷草则留在田里。十斤左右的糯谷穗子捆成一束，集得一挑



◎ 捆禾把 周浩 摄

之后，直接挑到禾晾那儿，由人爬上去一排排地挂起来。每个禾晾大约五六米高、四五米宽，禾晾成片地集中在一起。糯谷穗全部上架后，金灿灿的一大片，直入云天。踏遍大江南北，再也没有比这更绚丽壮观的秋收景象了。糯谷穗要在禾晾上晾晒一两个月，任风吹日晒，待每一束糯谷穗由十斤晾成了五斤，就可收回每户的禾仓里。禾仓是一栋栋方形的小木屋，它不靠民居而集中成片，多为杉木皮盖顶，也有的是瓦顶。那些新盖的瓦顶禾仓柱子上，贴着一些白色的剪纸小人儿，让人顿觉新奇而神秘。原来，它是鬼师的杰作，据说这些纸剪的小人儿能把守一方，让老鼠闻之丧胆，从此不敢来犯。

糯米是岜沙人的主食。要吃的时候，就到禾仓里去拿上两捆糯谷穗子，放进脚踏的石碓里舂，那份儿随意，就像城里人到米柜里撮碗米来煮饭一样。古朴沉重的舂米声牵动着你走进岜沙的历史，它在山寨里不倦地响过了几十代人，如今还在此起彼伏。

岜沙没有“废品”，当地苗语里甚至没有这个词汇。稻谷长蚂蚱了，打谷子的妇女见一个抓一个，采根狼鸡叶穿了蚂蚱插在发髻上，远看就像戴了一串花儿。晚上再提盏油灯到禾叶上去照，照着的蚂蚱，就捉来放在随身编的“漂盆”（竹编的弯形小篓）里，拿回家用点儿茶油炸来吃，是美味。茶油太少了，就捂在柴灰里烧熟，也是小吃。人哪里吃得那么多蚂蚱？活蹦乱跳



© 脚踏两个不晾的巴沙男子 刘学文 摄



© 芭沙人的家园 刘学文 摄

的蚂蚱便成了那些黑色毛羽的旱鸭子的美食。水稻患了稻瘟病，首选的方法是吆上旱鸭子去，让它把禾上那些细长的肉虫一条条全叨出来，饱餐得鸭脖子坠地，蹒跚着差点儿挪不回窝。自古以来，芭沙的一草一木甚至一只虫子都不是无用之物，所有的东西都能循环往复的利用，就连水也是这样。

这儿森林茂密，油质黄泥土却“不坐水”。前任支书滚内拉告诉我，政



府其实是一直记着我们岷沙没有水吃的。1985年，县里曾经花了两万元给我们安上水管抽水，唉，那水又细又浑就是不肯爬坡！是啊，老祖宗没有给我们找到一条河，我们就要把从老祖宗那儿挑来的井水(地下水)省着用啊！因为老祖宗已经长眠于地下，地下水自然是老祖宗的水。岷沙人洗脸洗脚后的水，还用来喂猪。因为天旱，宰章的三十亩望天水田今年要丢一半的收成！就在昨天，县里的书记又来了，还是记着我们没得水吃，晓得这回那水又爬不爬得上坡来呢？

岷沙最远的寨子宰章，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寨。曾经有过电灯光照的辉煌。而从2000年实行“一户一表”之后，这个村子就再也没有亮过电灯。村里易会计说，宰章回到“原始社会”了。可那儿的一位小青年笑着说，月光下的姑娘最美，月亮升起的时候闹姑娘，大家玩得最开心。他们是岷沙最早的原住民。那儿全是木房子，杉木皮的屋顶，只有两户是后来盖的瓦顶。杉木皮屋顶的青苔隙中，冒出一团团小蘑菇，粉嘟嘟的，就像

草原上盛开的的鲜花。最古老的一幢房子，用它那粗砺豪放的气派，在岷沙村的宰章已经存在了二百五十年。它那硕大的柱子、浑厚的木枋，都是用斧头砍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这里还没有锯子。

宰章寨里阒无人声。金秋时节谁会守在家里呢？人们都上坡打谷子去了，只有鹅叫鸭鸣能让你感觉到这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讯息。